清權堂集

清穩堂集卷之二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父著
侄大遇仲謀父閱

賞春草

廳史雜言一百四十首

庚申之夏養疴吳下僦宅城東奚囊不携一書長晝偃臥尋繹史冊而腹笥空疎僅如王荊公所稱斷爛朝報者伸紙輙錄不次時代亦不訂訛謬也

貪斂王樹倚臨春慨慕金吾娶貴嬪同號麗華同作后姓張福遂姓陰人

禽荒史冊忝前聞狌拜儀同牝郡君狗馬尚賢諸將相也曾馳逐奏頭勳

麒麟屬國殿羣賢孤負天山十九年甚笑唐家畫君集太宗不復識凌烟不登凌烟事見大唐新語

南唐圍閉佛無神救苦聲中禮戳塵莫恨北俏工間諜此城曾餓姓蕭人

太伯荆吳德莫加劉强東海智堪誇宋家元佐

唐咸罷總遜東丹李贊華

高貴鄉公趨相府元恭手刃爾朱榮猶强醇酒
生金葉禮佛天家畏再生

莫論忠孝繫門楣合是朝家運盛衰但看敬宗
生許遠姚兒祖乃上官儀

窮爵粗酬稱簞功雙飛男妾戰明空北朝名罷
真能惜不許封王見拜公

小兒先後兩緋衣讖雖妖豈盡非二相一門
生必異裴炎爭似裴度知幾

李日月爲朱泚將薛霜露亦事淮西賊臣名欲
干天象那得貞元息鼓鞞
倡條治葉漫平章吳帝穆宗一例狂新授官銜
堪總倒惜花御史侍芝郎
喬琳七十訴因皈李晟歸降賜藥亡諱日誕辰
俱七夕難將天道問韋郎
黨論𦣞來厄兩賢文饒思黯互乘權差强洛蜀
延南渡只壞唐家四十年
寄托清高總大賢奇章若癖勝平泉淡交如石

無疎寄只有裴公與樂天
單于降漢們俄遷唐復河湟亦季年堪笑宣和
車不戒青唐湟鄯又幽燕
兩朝至聖古稱奇索虜何須笑島夷宋魏二文
猶異代最難大定配淳熙
袁粲門生殺穉兒噬仇獰狗竟陳屍黃金合鑄
韓盧像陪祀橋邊豫讓祠
欲借軍功寵孽嬖無端黔首困瘡痍馬遷下室
真寃抑游說何妨沮貳師

隆中經濟在躬耕未耜徇曾廢甲兵莫訝南征
諸葛菜曹公軍已種蕪菁
武王秘記語堪憑女主天人合代興弓劍累朝
俱發露至今風雨護乾陵
太恩難報貞宜殺盜豈能敦國士風虧法縱囚
元合死教人錯惜李汧公
放之風調冠當時遺集樊川亦綺靡文士相傾
志自反欲誅元白廢淫詞
東昏為厲覆蕭梁侯景重來變溧陽更有好還

生滕下賓貧猶子豫章王
洛陽風景擅中原憑弔繁華賴史存魏巳東西
宋南渡伽藍幾記又名園
荆公釋根吕吉甫短李復書張又新畏路戒心
隙百鍊古人匿怨勝今人
滹沱一夜氷全合三日錢塘不上潮胡運合興
天必祚不然炎燼巳前銷
逃暑元戎甲第中朱三無賴煽淫風茹羞臣賊
張全義亞子何心認婦翁

晉室當年武庫灾斬蛇穿屋欻飛匝巨君顱骨
衆身後也共宣尼履並灰
妾舞君歌霸氣微先驅螻蟻樂如歸虞兮幸不
逢涅雉恨血猶污故主衣
亡國徽欽萬古嗟父猶歸柩子胡沙凶威更笑
完顏亮不得輿尸比帝羓
盡說高宗本錢俶更聞徽廟李重光不知京黼
諸賢相可是韓王武惠王
曲端冤死岳飛隨後學徒知晉會之德遺何人

偏組豆庸奴不分有佳兒　謂張敬夫

藩王取藕容籤飽天子思魚問錄公凶德蕭齊宜受報天敎二祖設樊籠

燕王托國本艮籌資敌何人亂大讖吳蜀雖衰司馬盛曹家到底苦孫劉

長城當日謚煬公誰道隋皇號亦同千古三煬誰眀足後來金亮似英雄

墨王書寶忞臨摹宋榻唐鈎價易訛京卞寧甘遜虞褚貞觀王乃勝宣和

朱梁猜忍本椎埋撲殺青虫亦快哉車軸侯詞
眞可憎驪山儒亦譏瓜來
飛龍廐內豢閹奴尚父仍勞盗手屠悖義將軍
侯濁子元家猶解賞忠詠
德遠稱忠因主戰會之號佞爲和戎開禧函首
祈哀日若個書生論最公
嘗使英雄淚滿襟杜陵弔葛寄情深叔文賫恨
圖闔豎直至悲歌宗汝霖
彈丸昭義匪難謀借力中官績始收訓注何辜

呼逆賊衛公已合向厓州
實甲東宮至萬人義隆隆揩豈無因紇干上變
如稽緩此禍還應及世民
釋家報應事尋常善惡從來兆慶殃粘罕若疑
非趙祖德芳何故是獾郎（王安石小字）
阿瞞猢猻本雄豪仲達陰謀亦太勞劉石他年
屠典午可曾寸刃及諸曹
同氣諸男例剪屠蕭鸞凶德古今無練兒誅賞
偏分曉高武兒孫列宦途

髭聖開唐士景從甚喧好逆也雲龍愛烟未盡
侯君集天策先登許敬宗
英雄技癢不知休棋進衰年秪茹羞一自廉頗
遺矢後伏波薏苡困壺頭
粘罕訪求司馬後只因元祐世粗安如何徽廟
居沙漠尚買熙寧日曆看
彭城未到命先終亞父神幾別魯公幸免曹劉
堂上笑試看呂布與陳宮
妻爲逃嫁難稱母矯枉秦人或未然何至金輪

稱帝日子爲出毋服三年
計賺英雄是太宗盡將文史老三冬帝王此後
輸鄉貢進士前銜李道龍
謾勞樊嬺語分明禍水能令漢鼎傾赤鳳未來
先有語披香博士淖方成
坐視臺城累卵危梁家諸子幸災時不如蕭綜
真忠孝瀝血親骸手殺兒
空桑莘野生伊尹野合鄒人又仲尼三代妖儒
參誕妄坑焚秦火尚嫌遲

百萬須臾散葛榮爾朱第一號知兵河陰酷濫天心怒坐遣高齊伯業成

劉項當年智力分唐家李密僅游竄英雄確鬪眞奇快黑獺同時賀六渾

腹痛曹瞞酹路隅誰知小女嫁周瑜他時袁紹尤堪哭破賊今年正爲奴

小憐初賜中宮飾曇獻先貽太上羞直到后妃營發燭當年天子號無愁 發燭即俗取燈陶穀所謂引光奴也

昏德更封天水公完顏禮遇號優崇節令六女

爲宗婦猶勝王姬嫁櫛工（五國城時事）

東漢人材敵古初那知中正法全疎虛名只似今時彥察孝廉身父別居

楸枰孟德展雄圖弱敵平吞蜀與吳爭刼殘時逢國手不甚大耳况周瑜

素門何必乏人豪那用汾陽閥閱高黥卒狄青猶有識令人齒冷郭崇韜

賣履分香亦枉然子桓狗鼠有誰憐不知伏寬過時伎會否西陵望墓田

手寫邦昌宋退翁[illegible]存愈字當時屢斬逆臣同如何

孫覿修降表南渡年年食祿終靖康降表孫仲益所草

應奉司歸政事堂將明好勝蔡元長徽宗論相偏能謊聳上肩來司馬光

蕭后歸唐社久移宇文竇氏已先隨不知突厥兵迎日何似江都匿從時

伯紀非材世所嗤太原赴救等兒嬉知兵只有种師道解向都門哭送師

六月王師盡少休蔡京送蔡攸非伐詩昌言無補但私憂

燕山首禍惟王黼未必元長果預謀

晚節奸京悔莫追亟收人望用楊時完名天畀誰能汚只有瑩中與罷之陳瓘劉安世宣和末年尚在蔡京欲大用之會卒而止

清談房琯罪雖眞師潰陳陶未失秦一擲富平張浚誰浪戰竟將全陝送金人

王衍歸朝族盡淪和哥亞子亦亡身殺降又殞完顏亮天水何辜七百人

溺愛晉家存正度斥昏庸宰販房陵兩朝異法

俱亡國自是天心有廢興
莫笑聞蛙識見懵事乎猶自惜孤忠蕩陰以後
多明聖衣血何人惜侍中
帝髦遭兵御輦中賊昭辨疏但稱公筆端廢立
無人詰玄伯徒勞斬賈充
南風入已具亡形荀勗私謀更足聽爭道亂華
劉石罪誰能追咎夕陽亭
伯仁金印醉狂呼周札開門納逆徒誅賞一家
眞倒置枉教江左號夷吾

諸葛淮南義旅興毋丘未敗已王凌韓皐自是
知音者琴散先教辨廣陵
韋后入金猶作妾沈婆陷虜竟無蹤人倫異變
難全孝不痛高宗痛德宗
陪臣分晉逆謀行首簡先書折亂萌輿櫬宋家
非篡奪護勞君實罪三卿
臨江戡備且俘權纔賦南飛便北旋鼎足已成
空譁敗護書猶詭自燒船
三國英豪志各殊不爲劉客顧曹奴交州遠竄

誰知我惟厎虞翻只滯吳

棄地庸臣在廟堂坐看遼夏啓封疆借題廷叟司馬光別號維州議尚譽奇章抑贊皇

金酋廢宋樹邦昌隆祐垂簾繼靖康先見聖人

惟母后國家有事此人當

惠皇羊后頻遭廢巾櫛終教侍永明猶勝宮中

青黑婦半生淫逆喪金行

苦戀觀燈滯廣陵金人焚蕩禍堪懲次年竄走

章安鎮大海仍浮萬橋燈

梟雄兀术冠完顏航海窮追始北還狂虜亦知唐盛事陽山敢僭擬陰山

漁色煬王不避親渝盟南伐爲劉錡[illegible]詞豫蓄真憨絶先殪吳山立馬人

富平敗後又符離私遣行人去紮師抗疏却陳和議失具臣欺蔽合誅夷張浚符離敗後私遣太平州通判張藴古詣金求和孝宗聞之始大怒

解將魋魋比忠良鑄鼎圖奸擬禹友介甫詩妖偏似讖太丘宋社果先亡介甫有宋社詩

客趙重歸不庇身仍投弱肉飼强秦如椏報後
侯生到無忌何必酒婦人
馬謖謀臣雖可痛友非諸葛義何居沛公葬羽
終虛偽何況曹公哭本初
智數姚崇本絶羣燕公何物換碑文不須未[illegible]
先聾石哭泣曾聞別舊君
太宗教射欲安邊作法於涼豈偶然堯舜不曾
知貢舉打毬今日賭三川
玄德頹齡離白帝戈皇晩節事高麗英雄投[illegible]

兼才盡一蹶堪憐竟不交
蘭亭秘跡索徒勞至寶梁間鍵束牢爾取累年
煩御史可知蕭翼餂温韜
子房藏羽伍鞭屍二楚雖墟歲月遲鍾鄧片時
齊授首無人擊節快姜維
梁師成自子瞻兒黨禁俄寬事亦奇功夫更存
朱墨史豈同童貫認韓琦
蜀開滇郡因諸葛吳拓交州屬仲謀夷夏二方
俱萬里曹家南顧始深憂

邊將危言犯袞衣冒廢亂始備備闌時人盡美
婁寅亮誰信元功是岳飛
躡足欽宗似爲危兩宮從此遂乖離不如俘到
燕山日父子相依梵刹時
道君秘事重穹廬何況臨池特技餘小小吉凶
宣慰詔虜酋爭索瘦金書徽宗在金時虜主賜詔必索手答
乳臭德王汚帝位嬰孩明受事相同朱温張浚
王謀弒私意搠云出至公
濟王廢斥召沂王廿七年中擅國綱配享理宗

終不許。舉朝心服賈平章。賈似道不許史浩配享理宗

葛亮功名世所宗、力噓炎燼討元兇、口非湯武
成何事、慚愧猶康亦卧龍

閹寺聞名害最深、卽看唐室禍侵尋、則天女王
偏神聖、鳳閣鸞臺寄腹心

武惠妃姿冠衆嬪、椒房幾立世仇人、壽王武氏
親生子、半歲如何奪太眞

山河破壞一身擔、寛政猶容徙萬儋、要領不教
膏斧鑕、東明寺與木綿菴

徽宗南遁已無聊盡返琳宮作寺寮但笑黃冠
摧搭日相輪改號鬱羅霄

五郎遺體是楊釗外戚貪緣冠百寮何至易之
蒙洗雪詔云羽翼在周朝

堯舜先誅用意深少年得志倘宣淫誰知八十
王家女坐漢宮中也墮沈

家亡國破事難知貴主蒙塵代宥之生長南唐
終非虜飄零誰似李芳儀（李芳儀南唐中主妹）

八陵盡發況慈闈聽罷張燾淚濕衣萬謝不寬

志此賊蔡州合力未全非
王覇從來自有真堪羞曹馬伺風塵欺他孤寡
圖天下上黨胡雛也笑人
李輔國妻元載姊呂玄晤女嫁高騈唐家與制
真難曉謁者生兒未足嫌
僖皇奔蜀失三峭婦女樓前解屏獻嘲閱馬殞身
張浪狗喪邦元不屬黃巢
渝盟南宋亦堪憂淵聖仍教立汴州兀朮運籌
雖妙算難云秦相示不知謀兀朮遺囑云宋倘敗盟可竟立淵聖于汴

志殄凶閹崔慎由汴州兗倍董濠州緇郎崔胤小字
覆族渾閑事召致朱三孰首謀

靖康異變匪强臣紹述紛紛禍有因空嘆廟堂
生券草王介甫詩手援二蔡竟何人

唐至宣宗主勢孤延英僅可怖令狐堪憐搵手
稱全未不畏彊臣却畏奴

焚經投厠戮沙彌崔浩他年五族夷若諫緇流
難盡滅道家誰及寇謙之

呂武雖云簒漢唐中興帝祚更綿長獨孤只爲

雲昭訓廢立俄教隋社亡

宦寺功臣豈等倫鄒教魚郭互稱賓袁唐修汰

應亡國一會何須十萬緡

健兒唐季樹元戎天子猶輸卒伍雄直至陳橋

身革命黃袍亦復出軍中

廢逆孫綝恥署名力排蘇峻殞宣城兩朝姓字

同忠義可是桓彞再捨生

書生議切若紛紜烈婦貞臣幾策勛具眼管帷

王介甫相稱馮道女昭君

無鬚卯小陋書生勸殺眞卿罪不輕況事僞廷
官宰相居家竟赦李元平
哀見平後又罷勸小盜雖俘禍轉殷元氣空虛
心癖潰廣明金統太紛紜
綱弛紐疏負國恩太原不救富平奔虛名又有
虞并父泛使哀詞乞寢園
錯疑韓岳作苗劉媢嫉倪金社隱憂兵柄盡除
猶未悟武夫誰及會之謀
孤軍入洛咎端平挑釁皆繇復舊京陳亮丘崈

辛弃疾先朝辛苦泿談兵

歐史當時號整嚴韓通無傳避時嫌諱詞首列

中書令永叔爭如呂祖謙詩見宋文鑑首

董賢武舉禪將行二十主深昏出語輕結舌滿朝

能諫止漢唐郝處俊王閎

繼體君須善纘承莫將嚴刻號中興卽看周漢

兼唐季全盛三宣伏亂徵

天潢不億仰公朝塡壑擔金患未消介甫至言

千古法祖宗親盡亦須祧

召還蘇峻覆京師私怨陶稱枉被夷外戚怙權

兼誤國無人筆伐庾元規

落帽風流孟萬年陶潛文辭感寒泉外孫述祖

誰堪匹楊惲書能繼馬遷

項瘦晉家婿杜預曹公欲壻眇丁儀英雄憐文

求才俊何用姸皮市井兒

衛展餘孽定關中保吉孫能繼祖風同覇夏州

同號夏赫連亢卒兩英雄

獨孤庶子憎高熲曹叡爲文貶賈生異代君臣

他姓奚悍妻妬王太分明

降卒何辜反見屠狂生妄議却宜誅後人莫怨

秦坑酷誤在長平不在儒

丁亥六月十五日[illegible]卷三十一

清權堂稿卷之[illegible]　此處應為卷二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父著

侄大詹伯遠父訂

過亡姬殯宮集唐　為錢三[illegible]

野花寂寂遍荒阡。寒食家家送紙錢。滄海月明珠有淚。南湖秋水夜無烟。錦屏銀燭俱堪恨。旅館寒燈獨不眠。回首可憐歌舞地。斷腸猶繫琵琶絃。

清明時節好風光。長憶蕭家白玉牀。雲髻罷梳

還對鏡藥丸多忌更尋方相携花下非秦贅教向桃源嫁阮郎一時一回腸一斷新墳空埜舊衣裳

抱月飄烟一尺腰昔年於此見妖嬈醉憑青瑣窺韓壽寒繡紅衣餉阿嬌深院沉沉人悄悄青山隱隱水迢迢火銷燈盡天明後便入空房守寂寥

等閒撩亂走空園寂寂花時獨閉門不見朱唇將白貌獨留青塚向黃昏更成後會知何地處

是前生有夙寃啼得血流無用處共來泉際訴孤寃。

腸斷春風爲玉簫不堪人事日蕭條彩箋曾擘欺江總金屋粧成貯阿嬌只有夢魂南去日更無消息到今朝北邙空恨清秋月一點山螢照寂寥。

爲君惆悵又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自嘆馬卿長帶病何曾宋玉解招魂畫圖省識春風面嫩色曾沾雨露恩欲訪孤墳誰引至清辰猶爲到

西園

回頭不去淚潸然忍見空牀夜夜眠無復綺羅驕白日惟聞青棘與黃泉繞籬野菜飛蝴蝶滿眼梨花哭杜鵑想得當時好風月月明樓上看神仙

更無人倚玉闌干幾許斷情欲話難閬苑有書多附鶴碧桃何事更驂鸞春蠶到死絲方盡古栢重生枝亦乾蘇小小墳今在否數條藤束木皮棺

江南何處楚西施只有衣襟淚得知明月旣能通憶夢好風偏似送佳期桃花解笑鶯能語榆莢拋錢柳展眉想得佳人微啓齒深紅衫子影門時

閑梳鬧掃學宮粧惆悵經時憶謝娘琴曲少聲重勘譜羅衣欲換更添香追思往事咨嗟久始覺空門氣味長四尺孤墳何處是莫愁魂散石城荒

杏花榆莢曉風前酒滴灰香似去年泉室久無

人氣味多生信有短姻緣誰將艷骨埋烟壠何

事孤魂逐逝川鈿盒金釵寄將去不知何處是

西天

直將珠玉閉黃泉曾鼓莊盆對逝川不記青楓

幾回落每逢寒食一潸然蘭亭舊路雖曾識子

夜新歌遂不傳艷魄香魂如有在南方歸去再

生天

芙蓉如面柳如眉後輩風流是阿誰歸日弁隨

南雁盡前程便是聽猿時曾經滄海難為水行

過巫山必有詩。寂寞死灰人喪偶。苧羅烟雨失西施。
先將芍藥獻粧臺。獨瀉椒漿奠一杯。柳似舞腰池似鏡。雪爲支體玉爲腮。得成比目何辭死。欲寫愁腸愧不才。天爲素娥孀怨苦。夜深還過女墻來。
清明日出萬家烟。地濕莎青雨後天。野廟向江春寂寂。方塘似鏡草芊芊。機中錦字論長恨。風動羅幃照獨眠。涕。淚。雖。多。無。哭。處挑燈自送佛

前錢。
悠悠生死別經年。緹幕初垂月落天。此夜獨歸
還乞夢。當時惆悵不曾眠。坐牽蕉葉題詩句。泣
把山花奠几筵。指似傍人因痛哭。鏡光猶掛畫
樓前。
牡丹一朶值千金。雲母屛風燭影深。言語巧偸
鸚鵡舌。精神別稟鳳凰心。誰家促席臨低樹。不
見紅芳與綠陰。恰似傳花人飲散。恨無消息到
如今。

酷憐風月爲多情。王毋前頭作伴行。地下若逢

陳後主。人間因識董雙成。瑤臺絳節游俱遍。粉

壁紅窗畫不成。日暮酒醒人已遠。覺來仙夢甚

分明。

曉來和淚喪嬋娟。墳上依生碧草烟。香在、衣裳、

粧在、臂。魂歸、冥漠、魄歸、泉。自知白髮非春事。却

恨青娥誤少年。一下南臺到人世。幾回天上塟

神仙。

洞房簾箔至今垂。猩血屏風畫折枝。更恨香魂

不相遇。眞成薄命久尋思。嬋娟瀟入襄王夢。搖
落深知宋玉悲。丘壠茫茫野花發。何人重立智
瓊祠。

上淸淪謫得歸遲。陵谷依然世自移。碧落有情
應悵望。白雲何處更相期。崇霞臺上神仙客。玉
蕊峰頭王母祠。兩處茫茫皆不見。楚天雲雨盡
堪疑。

酥凝背胛玉搓肩。得疾多因倚少年。內屋深屛
生色畫。宿粧殘粉未明天。鏡中絲髮悲來慣。樓

上花枝笑獨眠行到窈娘身歿處更無人跡有
苔錢
石家金屋水空流蘇小門前柳拂頭去日已多
來日少他生未卜此生休朝雲暮雨連天暗野
草閑花滿地愁若是有情爭不哭新人來坐舊
粧樓
杏花零落寺門前坐聽微鐘記往年嬴女機中
烟素素張侯樓上月娟娟纔成好夢剛驚破更
繞回廊又獨眠初拆鞦韆人寂寞綠楊如髮雨

如烟。

一聲隣笛舊山川。可得潸然是偶然。幾度看花空有淚。當時求夢不曾眠。碧莎裳下携詩卷。枌榔洲邊載酒船。長恨春歸無覔處。渡頭芳草憶前年。

滿庭榆莢似秋天。影絶魂銷動隔年。紅葉下山寒寂寂。綠陂無路草芊芊。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深山哭杜鵑。巧婦才人常薄命。南隣丹旐又新懸。

顧操箕帚奉屏帷早結雲山老去期可惜風情與心加只憑春夢訪天涯鶯憐勝事啼空巷蟬曳殘聲過別枝記得玉人初病起已凉天氣未寒時

繞門青槿絶塵埃内屋金屏曉色開大抵好花終易落爭教紅粉不成灰橋横落照虹堪畫簾捲春風燕復來腸斷吳王宮外水捧心無語淚蘇臺

存亡感月一潸然還照離人泣斷絃自恨青樓

無近信。遥將紅淚灑窮泉。黃鸝囀處誰同聽。白菊開時最不眠。却憶去年寒食會。女郎撩亂送鞦韆。

此心難捨意難論。長對春風浥淚痕。絳節幾時還入夢。繡屏斜立正銷魂。離鸞別鳳今何在。慢綠妖紅半不存。蒿草多於松楸樹。每年寒食一開門。

獨行村落更相思。縱使春歸那得知。稠樹遍山聞杜宇。落花如雨淚胭脂。天長地久有時盡。物

在人亡無見期。響屧廊中金玉步。濁泥猶得葬西施。

風光別我苦吟身。栲栳量金買斷春。蕚綠華來無定所。毛延壽畫欲通神。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樹未憐亡國人。獨宿自然堪下淚。夜來微雨已沾巾。

烟花零落過清明。更就墳前哭一聲。寒骨未沾新雨露。粉題空換舊銘旌。鸞吟鳳唱聽無拙。來篳銀牀夢不成。燕拆鶯離芳草竭。荒階行盡又

臺行。細腰宮盡舊城摧。誰遣多情又獨來。粧鏡尚疑山月滿。綺羅留作野花開。遺簪墜履應留念。銀鴨金鳧也變灰。豈料汝先爲異物。何人空傑玉山頹。
燭烟昏霧暗騰騰。寂寞相如臥茂陵。秋草不堪頻送遠。曲闌愁絕每長憑。珊瑚枕上千行淚。白玉壺中一片氷。從此風流爲廢物。餘生。惟指佛前燈。

斜斂輕身拜玉郎。家常愛着舊衣裳。教移蘭燼頻羞影。不任薰爐換好香。草碧未能忘帝女。氷聲猶似哭襄王。山前月照孤墳曉。任去佳人弔白楊。

謝娥行處落金鈿。羡爾優游正少年。仙樹有花難問種。明珠無類亦羞圓。不堪紅葉青苔地。早是傷春夢雨天。丘壠漸平連茂草。北邙松栢鎖愁烟。

濕雲如夢雨如塵。原上新墳委一身。東嶽同臺

失眞歎。下泉須弔孟郊人。鶯吟舊韻還成曲。草
着愁烟似不春。行到中庭數花朵。海棠風外獨
沾巾。

奠筵朝落露沾裳。只是含酸對影堂。王母西歸
方朔去。子期凋謝呂安亡。玉顏不及寒鴉色。朽
骨徒驚月桂香。莫道風流無宋玉。亂猿啼處訪
高唐。

仙冠輕舉竟何之。燕燕辭巢蟬蛻枝。今日相逢
又相送。少年輕會復輕離。月明古寺客初到。花

落深宮鶯亦悲。娃館苧蘿無處所。倚樓空綴悼亡詩。

紙錢那得到黃泉。每見青楊一惆然。朧月正當寒食夜。好花爭奈夕陽天。徒勞掩袂傷紅粉。只合披緇念法蓮。學取大羅些子術。教身騎鶴我成仙。

愁雲漠漠草離離。欲語潸然便淚垂。終日相思不相見。歸來如夢亦如癡。偶因月白風清夜。憶得同歡共醉時。狎客淪亡麗華死。景陽宮井更

堪悲。

可憐神彩弔斜陽。一半音詞雜悼亡。誰會憑欄潛忍淚。不堪閑坐細思量。鶴羣長繞三珠樹。侍婢先焚百和香。却似同衾見時節。燻籠亂搭綉衣裳。

綠肩彈袖太憨生。一笑能令下蔡傾。紅豔裊烟疑欲語。御香聞氣不知名。疎簷看織蠨蛸網。古木惟多鳥雀聲。吳苑樓臺俱冷落。一塲春夢越王城。

淚沿紅粉濕羅巾。繞壁依稀認寫眞。悔不長留穆天子。更須重見李夫人。風欺岸柳長條困。雪壓寒梅小院春。玉樹忽埋千載後。可能隨例作灰塵。

夢來何處更爲雲。冥漠重泉哭不聞。因事麦思荀奉倩。昔年剛笑卓文君。數枝楊柳低衣拆。一樹繁花對古墳。若問玉人殊易識。白粧素袖碧紗裙。

强憑杯酒亦潸然。何處風光不眼前。吳國地遥

江接海。洞庭春盡水如天。紅芳綠笋是行路。秋草黃花覆古阡。欲起九原看一遍。爲言憔悴過年年。

紫烟衣上綉春雲。睡鴨香爐換夕熏。可便無心邀武媚。不知何處弔湘君。曉侵雉堞烏先覺。𣈆醮蕪香鶴共聞。艷骨已成蘭蕙土。小桃花逐薛濤墳。

玉書潛記上升時。春色人間總未知。似靚瑶姬長嘆息。非關宋玉有微詞。鳥寒花落紛無已。雲

滅烟銷不可期。最是楚宮俱泯滅。貞娘墓上獨

題詩。

瀞尋春譜認嬋娟。惆悵又逢寒食天。花憶所爲

猶自笑。水應無事莫潺湲。不知庭霰今朝落。盛

取幽香盡日憐。一慟傍人莫相笑。秖應將淚比

黃泉。

馬仲艮詩集序

明興以來稱詩至弘正之際而李何出範永徽開元之貌而俎豆之繇是賢愚爭奮巧拙共趍蓋攝持世界者幾百年而漸有腹誹者至近日則反唇甚口欲盡掃而空之以返於性情夫倦游京洛乃貴林丘飽飫牲牢必珍蔬筍理勢然也然韓江筆之暮年負薛牋之小様盎盎堆疊猿鳥哀鳴可永永作耳目供乎蓋前之爲莊語

者多易京樓上婦人卽習大聲聞數里而聽者
亟其非質今爲微言之人又多江東搶父學王
謝儂音細纖有識者肯遂以風流相許乎予此
言出而凝駭者相半獨仲艮首肯且曰此吾居
恆所持論也仲艮吾髩卽工詩登第爲郎吟咏
益富恣意匠之所經營悉情景筆墨之所稱愜
舉百年中人心慕手追者幷其陽謳而陰事者
一一羅之紙上詞能達義肉足骨大抵眼有
鏡腕有刀以故曲折變幻於此道庶幾無遺憾

世即有相羨妬者亦安能效羅什而飯針哉說者微議仲良何不盡爲初盛間及大曆以下予又不敢謂然世方以明例唐請自以唐論𤐰許替裳於觀縣李杜亢壯於江湖以至錢劉之流連光景溫李之描畫閨奩總能自以全副精神開拓陣勢胸無伏匿之物矣無囁嚅之音譬之羣飲然深淺不同各極本量而止夫是之謂不失性情追季年而無賴舉子挾行卷糊口於藩鎮詩始日以賤亦日以古耳耳食之徒毋深文

于唐中葉若趙宋則交喙言之夫唐宋者人也性情亦何唐宋之有以萬曆之人發抒萬曆之性情試按其語乃得唐人之未曾有與宋人之不能有是亦詩之躋巔造極觀于是乎止矣仲艮具異性兼有深情富有日新肯甘以此編爲任地恥令詩道之賤與否所不敢知要使成弘至今有一人焉大冶以鑄五金滄波以滙百谷稱明興以來詩大成也則仲艮今日以後事矣

杜亭近草序

昔人云詩能窮人談秕者悲其意而壯之矯之者又曰詩能達人王弇州覩著文章九命以志悼而其欲伸四傑也終似有感於裴行儉數語則意中所重尚未有定論也唐詩達於開元後者無過曲江燕國大小二許公而最窮者則杜少陵終唐世不甚表著至宋坡谷輩始北面俎豆自是家祖禰而人弄裘矣然或詮解或題評或摹倣襍雜百出其辱浣花也滋甚獨盧德水

先生以意莛心燈单傳宗印、箋其書氏、其亭有
似唐文皇之言心慕手追一人而已者乃德水
之材殖之神韻之風氣又足苞孕八代凌躐三
唐能爲杜能不盡爲杜復能得杜之未曾有者
爲杜詩道至此庶無餘量哉德水綺歲登華省
輒請疾依太夫人膝下闤闠數廛塵壒萬卷墐
戶不通賓者已六寒暑古人謂晏嬰近市不求
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殆爲德水
寫照以此稱詩自然無俗情有至性無儒響有

亮節無嘽緩沓拖之態有湳明廣大之音此豈當世詞騷所能幾萬一者予因竊評德水其樂貧似顏其純孝似閔其簡厚似二冉而又斂其韜藉布列之政事韜其軒陛對揚之語言一一歸併於詩至於漸被同里則肖弦歌之城上下異代亦續毛詩之序蓋已德備四科身兼數器其所就固宜爾然德水訒其心此集爲息肩地哉年方壯氣方銳顧益虛其心益恬其鋒覃思博擥壯采異光如日高春而未中天寧獨韻語

一事擅絕來茲他年秉燕許之衡軸尚不屑燕
許之勞烈窺其品行與張子壽伯仲乎此時作
文章司命以雅頌薦廟堂以律呂播金石詩家
如少陵輩今所尸而祝者且收爲藥籠中物使
當世有弁州其人其於窮達兩義更當大有比
擬抑揚爲千古詩人吐氣矣德水他著述幾窮
二酉而敵三倉尚未具論姑就新詩而論其槩
如此